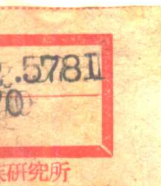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 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人 民 出 版 社



菲 德 尔 · 卡 斯 特 罗

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
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1963 年 1 月 2 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
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3}{4}$ · 字数 14,000

1963年1月第1版

196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694 定价（西）0.10元

尊貴的來賓們、工人們、農民們、學生們、全體公民們：肯尼迪先生會說……，（叫喊聲和噓聲）肯尼迪先生會說我在向被奴役的古巴人民講話！在帝國主義者看來——根據這種看法，剝削是正當的，罪惡和侵略是好事，當雇傭兵是好事——，在帝國主義者看來，這個國家的人民是被奴役的人民。既然他們一開始就這麼來理解事情，那麼他們所干的其他事情便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近幾天，發生了一件事情，儘管他們企圖掩飾這件事，但是這是一個歷史事件。

帝國主義同意向我們祖國支付革命法庭為吉隆灘入侵者判定的賠償費。美國政府曾經千方百計地企圖逃避它的正式責任，逃避正式接受這件事。這是非常符合帝國主義領導人的假仁假義的精神的，這是非常符合他們所做的一切的。

例如，他們在四月十五日進攻我們的時候曾經派來塗着古巴徽號的飛機，當古巴譴責這種侵略的時候，他們通過他們的通訊社向全世界宣布，這不是來自國外的飛機，而是叛變的古巴飛機。他們坦然自若地向全世界發表了這種說法，發表了這種謊言，但是對他們來說這只不過是又一次謊言而已。他們一貫就是這麼干的。

因此，難怪他們一方面動員起來募集基金，另一方面卻企圖使人們相信僅僅是一個家屬委員會在進行這個活動。美國政府是這個事情的幕後人物。現在人們已經知道，正是美國總統的弟弟為募集用作賠償費的基金進行了主要的活動。

他們當然不說這是賠償，他們說這是贖金。他們這樣說是理

所当然的。对帝国主义者說来，把一个訪問过古巴的黑人記者投入監獄，由于他行使了一項宪法权利就判处他一万美元的罰款是公道的。

而革命以寬宏的气度对待为一个外国强国效劳来进攻我們的罪犯，革命法庭沒有給他們以他們罪有应得的惩处，沒有判他們所有的人以死刑，只对他們課以罰金，这反而是不公道的。

懲罰那些在一天上午突然卑怯地襲击我們的人，懲罰那些在外国軍艦的护送下到这里来的人，懲罰那些为一个外国强国效劳并做出在世界一切法典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叛国行为的人，这反而是不公道的。他們把这称为贖金。但是對我們來說，他們怎样称呼是沒有关系的。事实是，他們不得不同意付給賠償費，这是帝国主义第一次、(掌声)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付出戰爭賠償費。

他們为什么支付賠償費？因為他們被打敗了，因为帝国主义者 在吉隆滩遭到他們在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巨大的失敗。(掌声)美国总统做了些什么呢？他是怎样采取行动的？起初他承担了进攻我国的責任。但是在二十个月的时间內他逃避支付賠償費。当他終於决定付給賠償費，革命政府釋放了入侵者时，美国总统表現如何呢？表現得像一个政治家嗎？像一个負責任的人嗎？不，他的表現簡直就是一个海盜，一个海盜头子，因为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曾經像肯尼迪同入侵我們祖國的罪犯集会那天那样損害作为一个总统的尊嚴。我这里有他那天发表的演說，这篇演說值得我們一讀，因为讀一讀这些东西可以使我們学会了解帝国主义者。

我来讀一讀那些最富实质性的东西，有几段是沒有什么重要意义的，我来讀一讀最有实质意义的几段，他开始說，“你的旅把这面旗帜交給美国保管，对此我要表示极大的感謝。我可以向你們保証，这面旗帜”——請听清楚——“我可以向你們保証，这面旗帜将

在自由的哈瓦那交还这个旅。……”(叫喊声和嘘声)我們不知道在迈阿密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自由的哈瓦那”的酒吧間。(掌声)他接着說——因为正如我們古巴人所說，这簡直是滑稽透頂——：“我不知道在过去二十个月内保存这面旗帜的米兰达先生是否願意站出来，讓我們認識認識他。”他接着說，“我希望知道我应当把这面旗帜交給誰。”这个人那天早上大概是有点喝醉了吧？

首先，旗帜的故事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謊言。人人都知道，这些雇佣軍先生——正像人民所說的那樣，他們是穿着美国軍隊的伪装服乔装成“吐絲的虫子”来的——完全地、彻底地被截击住了。但是不仅如此，人人都知道，他們連內衣都丢掉了，而現在却捏造了一段故事，說什么有一个人逃了出去，在衣服里帶走一面旗帜，这就是他們交給肯尼迪的旗帜。首先，他們欺騙了肯尼迪，因为从那样的包圍圈里是逃不出去的，最好的证据就是整个旅都当了俘虏……(听众中有人插了一句話)是的，他們所有的人都說自己是炊事兵和护士。(笑声)他們編造了一出关于旗帜的戏，让这位先生有机会采取一个卑劣的海盜头子的行动，同那些罪犯，同那些懦夫相会，并在那里向世界宣称，他可以向他們担保，这面旗帜将在“自由的哈瓦那”交还他們。

可是，有些有趣的事情。他在那里說：“你們全旅成員以及他們的家屬都在走一条历史性的道路，这是以前其他的古巴人曾經走过的道路，而且事实上也是我們半球的其他爱国者以前走过的道路，他們是馬蒂、博利瓦尔和沃伊京斯。他們都曾为自由而战，許多人被打敗了，許多人流亡他乡，他們都回到了祖国。”

竟然把这些雇佣軍同馬蒂相提并論！竟然把这些雇佣軍同独立战争中的爱国志士相提并論！人人都知道馬蒂的历史，人人都知道馬蒂穿着破旧的衣服，馬蒂沒有从美国国庫領錢，馬蒂到无产

者和烟草工人那些卑微的侨民中去一分钱一分钱地募集资金来购买武器，而当他弄到这些武器时，却被美国当局抢走了，馬蒂不是在美国舰队的护送下来的，也没有在登陆前由美国轰炸机进行轰炸，馬蒂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簡直是独自一人乘一只小划子在东部海滩登陆。把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把那些爱国志士的努力来同这些可怜虫相提并論，是对人們永志不忘的那些人的侮辱。

因为我們的解放者是要解放奴隶，創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当时曾被剥夺一切希望，被美帝国主义踐踏了五十年。

而这些家伙是些什么东西呢？是奴役者、大庄园主、流氓、玩弄阴谋和做出丑事的剝削者、百万富翁、罪犯……（听众中有人高呼：强盜）强盜，所有剝削者都是强盜。（掌声）

这些家伙是来奴役人民，掠夺人民的财富，把我們的工厂和我們的土地交还美国壟断資本家的。可是这位先生却說：“七十年前，古巴第一次爭取独立斗争的领导人——馬蒂曾經在美国。在那个时候，在一八八九年，举行了第一次美洲国际会议，古巴沒有参加。那时候像現在一样”，——这位先生說——“古巴是本半球仍然受一个外国君主控制的唯一国家，那时像現在一样，古巴被排斥于自由国家的社会之外，当时像現在一样，佛罗里达和紐約的勇敢的人們把生命和精力献給了爭取祖国自由的事业。”

肯尼迪的“那时像現在一样”对我們說来是“現在同过去任何时候都不一样”。（掌声）同过去任何时候都不一样，現在我們能够自豪地使这面一顆星的旗帜高高飄揚。（掌声）現在同过去任何时候都不一样，我們受到尊重，而最好的证据就是我們使帝国主义者对我們尊重，（掌声）沒有在帝国主义者们的强权下屈服、在四年的英勇斗争中沒有屈服的人民所得到的尊重。肯尼迪先生，現在同过

去任何时候都不一样，我們享有自由，我們这里是美洲的自由国土。（掌声）这位先生继续說，——有些事，其中有些事会使我們发笑——他說：“全旅成員都是从監獄中来的，但是你們在那里留下了六百多万同胞，他們从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說也是在監獄中，（叫声和嘘声）因为古巴是一座四周环水的監獄。”从哪里看出你們是在受到監禁呢？（群众呼喊声）看不出来吧？（群众呼喊声）

他的臉皮厚——一个老百姓这样說。他接着說：“你們的行为和英勇表現证明了，虽然卡斯特罗和同他一伙的独裁者們可能統治一些国家，但是他們不能統治人民。”（叫喊声）我不知道你們会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在自己的武器后面，在这个广场集会的这群激动的人会是些什么样的人。他說：“虽然他們能禁錮人身，但是他們禁錮不了精神。”你們應該是精神沒有受到禁錮的人。他說：“革命曾經許諾給古巴人民得到政治自由、社会公平、知識自由、农民有土地和結束經濟剝削。”——他說我們向他許諾过——“他們得到的却是一个警察国家，拥有土地的神圣权利被消灭，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被破坏，为本国和外国服务而牺牲个人福利。”

好像我們沒有进行过一次社会改革，沒有进行过土地改革，沒有进行过城市改革，沒有扫除一百万文盲，沒有让十万公費学生去学习和培养一代新的知識分子。肯尼迪所說的知識自由是我們国家五十多万儿童沒有学校的自由，肯尼迪說的知識自由是三千万拉丁美洲儿童沒有教师、沒有学校的自由。但是奇怪的是，这位先生竟然談論我們曾許諾結束經濟剝削，也就是結束剝削。这位先生指的是什么剝削呢？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剝削嗎？是电力电话公司的剝削嗎？正是这家公司在三月十三日那个流血的日子，在那里倒下的英勇的学生的鮮血上面签下一項不平等的剝削我国的契約。难道这些公司还在繼續剝削我国人民嗎？可是稀奇的是，难

道肯尼迪在变嗎？稀奇的是，他談到我們許諾結束經濟剝削，並且在下一句接着說：“通过爭取进步联盟，我們支持古巴和本半球所有国家进行自由选举和自由行使人类基本自由的权利。我們支持土地改革。”难道肯尼迪变成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嗎？

情况是，过去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有十多万农户交納租金，租金有时占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而如今有誰在我們整个国家中看到一個农民在交租呢？这是十多万过去受剝削的农民啊。（**掌声**）但是，这位先生怎么会相信农民拥护革命呢？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搞昏了肯尼迪先生的头脑，竟然說我們許諾要結束經濟剝削而沒有做到呢？他还談到土地改革。而我們却知道他的拉丁美洲大庄园主朋友会对他說些什么，例如智利的大庄园主对他說：“听着，你們談分配土地，为什么不同样談分配銅矿呢？”

非常稀奇的是我們竟会听到美帝国主义的头子也談論經濟剝削，談論土地改革，談論这些事情。他以前什么时候談过嗎？从来没有过！当然，他們不是真心談論这些的。可是，他們是从什么时候起用这种語言来讲話的呢？誰教会他們这样讲話的呢？誰是他們的老师呢？是古巴人！遺憾的是我們有这么一个坏学生。这位先生使用了一种离奇的語言，一种“革命的”語言。而滑稽得很，他同反动分子之間竟会发生某些問題，虽然反动分子知道这一切都是胡扯，但是反动分子知道不能作文字游戏。所以，拉丁美洲大庄园主要說話了：“好吧，如果你們要分配我們的土地，你們就必須分配石油、銅、铁和你們在这里拥有的全部壟断企业。”因为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无法实现的条件。他們怎么能这样說話呢？

于是他說：“我們支持土地改革并且支持耕者有其田的权利。”这正是我們做过的事情。可是，还有，我們是做到这一切的唯一的人。当然，我們不需要“爭取进步联盟”。但是，美国大使却在这一

点上发牢骚，邦沙耳先生却天天抗議这一点，抗議我們把联合果品公司、海灣大西洋糖公司和所有美国公司的土地收归国有来做到耕者有其田，让所有交租的农民免繳租稅。美国大使不是每天都抗議这桩事嗎？你們是什么时候相信有人在組織吉隆滩远征队的呢？是在土地改革法公布之后，这项法令留給他們三十卡瓦耶里亚土地，这是相当好的了，他們走了，也失去了这三十卡瓦耶里亚。

联合果品公司过去拥有一万卡瓦耶里亚土地，另一家公司拥有一万七千卡瓦耶里亚土地，而現在都沒有了。帝国主义經濟剝削消灭了沒有呢？从前在农村，人們大部分時間沒有活干，絕望地等待榨糖季节或收获咖啡的季节。过去土地閑置不种，投入生产的是由作为无产者的工人——不是农民，农民是为自己耕种土地的——耕种的大庄园。現在的結果是：在我們的农村里根除了失业，“死季”——这是我們农村的禍害和災難——永远消失了。而現在，誰来收获农民的咖啡呢？是公費学生。

这就是說，革命不仅使这些农民成为自己的土地的主人，給他們修建了医院、公路、学校，为他們派去了教师，为他們扫除了文盲，而且，作为国家經濟发展的結果，已經沒有飢餓的穷人由于沒有別的事情可干而去收咖啡了，革命派青年、派学生去收咖啡。这就是革命做的事情。在我們的农村中已經沒有“死季”了，在我們的农村中已經沒有失业現象了，在我們的农村中已經沒有文盲了，已經不存在儿童由于得不到医疗而死亡的現象了，文化生活正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怎么能够妄图抹杀这些真理呢？他們在抹杀这些真理的时候，就要犯巨大的錯誤。

于是他說，他們支持“每一个自由民族自由地改变經濟制度的权利”。这正是我們所做的事情——作为自由的人民来改革各种經濟制度。这位先生正在变換自己說的話，而变換自己說的話是

危險的，因為這會在頭腦中造成一種混亂，以後沒有人能把牠從這種混亂中拉出來。他說，他們支持自由改變經濟制度。這恰恰正是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正是由於這樣做而遭到帝國主義者的仇視。他們騙得了誰呢？他接着說，“這些是爭取進步聯盟的原則，這些是我們為了古巴而支持的原則。這些是人們為之犧牲生命和戰鬥的原則。”

的確，有人犧牲了生命，但是是在這裡。**(掌聲)**他接着對那些僱傭軍，對那些大莊園主、銀行家、工業家、慳吝鬼和賭棍的兒子們說，“這也是你們為之戰鬥，你們旅中的一些人為之犧牲生命的原則。”你們可以回想起那些先生說過的一切，他們曾經談論“自由企業”，而他們全體，或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過去不是軍警，就是一個大莊園主或有錢人的兒子。這位先生接着對他們說，“你們是來為社會經濟改革而鬥爭的。”但是他說的下面這句話還要更為動人，他說，“我認為，這些是今天絕大多數古巴人民的原則。”

不錯，這是像我們所理解的那些原則，而不是像他們所理解的那些原則。他說——請聽好——，“我也深信在古巴各地、在政府中”——陰謀家，這位肯尼迪先生是個陰謀家！因為他說，“我也深信在政府中、在軍隊中和在民兵中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堅持這種自由信念，在看到他們島上的自由被破壞時感到痛心，他們決心恢復這種自由，從而使古巴人民有可能再次由自己來治理。”應該告訴肯尼迪先生，告訴肯尼迪這個陰謀家，不要再在那裡做夢了。他談到——這是稀奇的——，他談到起義軍和民兵。正是這些民兵一貫使他十分害怕，他們是帝國主義者所恐懼的。這些戰士，**(掌聲)**這些英勇的戰士，在七十二小時內——在不到七十二小時的時間內，粉碎了美帝國的海盜。**(掌聲)**

帝國主義者使用了各種武器，但是全都失敗了，這有什麼奇怪

呢，因為我們有一個武裝的人民。現在他們在談論，現在他們企圖玩弄陰謀和使人相信，這些愛國的士兵，這些無產階級的民兵可能為美帝國主義效勞。（高呼：不可能！）

肯尼迪先生：在我們和你中間，在這些革命的士兵和美帝國之間有許多鮮血。（掌聲）這些鮮血從許多年前便開始洒下了，當在馬埃斯特腊山在美國武器的炮火和美國飛機的轟炸下與美國軍事使團訓練出來的軍隊作戰時便已開始洒下了這些鮮血。這些士兵曾目睹整個家庭被“凝固汽油彈”和美國燃燒彈毀滅，目睹兒童被殘害，孩子們被衝鋒槍打死，許多同志在戰鬥中犧牲。

肯尼迪先生：在我國人民和帝國主義者之間，在我們的戰士和帝國主義者之間，有許多鮮血。那里有在“勒庫布爾”號爆炸這個美國情報局策劃的罪惡破壞活動中被害的工人的鮮血，有為撲滅美國的飛機在甘蔗田中放起的大火而犧牲的工人的鮮血，還有例如費·德爾巴列的鮮血，他是在中央情報局的恐怖分子縱火焚燒我們的一個工廠時犧牲的。在這些戰士和帝國主義者中間還有在吉隆灘光榮犧牲的一百多名士兵和民兵的鮮血，（掌聲）有被殺害的教師如孔拉多·貝尼特斯的鮮血，（掌聲）有被殘酷殺害的掃盲者，如曼努埃爾·阿斯昆塞的鮮血。在我們和你們，帝國主義先生們之間有着許多鮮血，存在着一個血的鴻溝。

但是不僅是鮮血，還存在着一個更深的鴻溝，那就是區分勞動者和剝削者、區分獲得解放的奴隸和奴隸主的鴻溝；（掌聲）存在着我們思想上的鴻溝，存在着區分我們思想的鴻溝；存在着像我國人民的尊嚴、每個古巴男人和婦女的尊嚴這樣更深的鴻溝，（掌聲）因為古巴人民不是那樣的人民，不，他們不是一批被革命剝奪了利益的賤民、剝削者、賣國賊和特權分子。古巴人民與那批卑鄙無恥之徒完全不同，他們的尊嚴有着一個無可辯駁的證明，這就是尽管存

在那些帝国主义者，尽管他們拥有黄金、他們犯下罪行、他們进行侵略、他們实行封鎖，尽管他們为破坏我們的革命而干出了一切勾当，今天——或者說是昨天，我們結束了第四周年。（**掌声**）肯尼迪先生，我們結束了第四周年而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群众中有人高呼：“我們坚持五点要求进入第五个年头，菲德尔”**）我們坚持了五点要求。

但是我曾希望結束这种“迈阿密的小集会”。而已經走了的这些先生表現得如何呢？这些吉隆滩的雇佣軍曾經在古巴电视台台前表現得就像“懺悔的信女”一样，每个人都写了长篇的无尽无休的悔过书。革命給了他們宽大待遇，这并不是因為他們應該受到这种待遇，而是因为这是我們的原则。他們沒有人受到拷打，几乎所有受伤的人都在革命医院中得救。根据法律和他們的所作所为，他們應該被处以死刑，尽管如此，做出的判決是：如果为我国遭到的損失支付賠償費，就允許他們自由地离境。帝国主义者所沒有說的是，他們被監禁二十个月是由于美国佬的伪善，是由于美国佬的假仁假义，他們不想出面，他們不想付錢。因为几乎就在两个月之前，或者說在这次进攻之前，如果帝国主义者付錢，他們就已經走了。帝国主义者也不想让人們看到是由他們的政府付錢的。帝国主义者也不想让人看到，革命政府事先——許多个月之前已經釋放了六十名受伤和有病的人，同意随后再付我們賠償費——这笔賠償費現在他們才支付，當他們只付出百分之二十的保证金时，革命政府就答应釋放他們。他們不想让人看到这一切情况。

那么，在那边，当所有这些无耻之徒，所有那些胆小鬼到了那边之后，他們干了些什么呢？全体人民都曾經看到他們要求宽大，看到他們企图逃避責任，自称是炊事兵、是看护和沒有开过一枪的人。當他們一到那里，开口就說他們想回来以及諸如此类的話。（与

会群众高呼) 这使人民認識到，这样的畜生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但是，如果說革命政府根据得到加拿大一家銀行組織保证的美国紅十字会答应履行一切協議的諾言釋放他們，如果說革命釋放了他們，这是因为革命能够击潰同时在古巴領土登陆的五十次这样的远征。我們將像那次一样迅速地使他們全部复灭。(掌声) 这批野兽在国外，对我国的安全沒有絲毫損害。美国紅十字会負責履行达成的協議，應該說，到目前为止，这些協議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得到履行。遺憾的是，肯尼迪先生以这种粗制濫造的謊言、以这种与他的职位不相称的可笑的态度发表了这个声明，使在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鼓舞下进行的这一活动染上了一个污点，但是，对这个海盜头子还能期待他做其他什么事情嗎？他在那里曾与他的被打敗的軍隊，与低着头离开这个国家的他的海盜們聚在一起。

那时對我們說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呢，那时，在四月十五日开始卑鄙攻击的同一个机場，在四月十五日来自美国的飞机丢下炸彈的同一个机場，美国飞机像紙做的馴順的鴿子一样又在那里卸下了医药和給儿童的食品。我們经历了这两个时刻——入侵的时刻和支付賠償費的时刻，我們不能忘掉后面这个时刻。因为他們已不是那天进行轰炸的趾高气揚、傲慢不羈的进攻者了，他們不得不在那样一天带着对我国人民有利的另一些东西作为那次冒險的代价来偿命。(掌声)

至于雇佣兵們揚言他們要回来、而肯尼迪企图給他們打气这件事，我們只想對他們說，如果他們想要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发展提供資金的話，就繼續派来像这样的远征队吧。要知道，古巴政府要求付給經過判定的全部賠償費，就是說以运到这儿来的商品計价的六千三百万美元。我們希望这能使帝国主义者得到一个教訓。而肯尼迪說，他可以向他們保证，那面旗帜将在自由的哈

瓦那交还那些雇佣軍，这是什么意思？肯尼迪先生通过这些話要說明什么呢？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样的威胁呢？为什么他竟敢說他保证做到这样的事情，这同不侵略我国的保证、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因此，我們过去和現在一貫坚持，帝国主义所提供的保证不能仅仅是空話，而应该同时拿出事实来。我們有足够的理由不相信帝国主义者，我們知道，保证永远不会存在于帝国主义的空話中。保证在于我們的战斗决心，我們英勇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的决心。保证在于你們看到的在游行中拿出来的这些武器和更多的在游行中沒有拿出来的武器。保证在于我国人民的英雄主义，在困难的时刻受到考驗的那种英雄主义。

当肯尼迪先生威胁說要使我們成为核攻击的靶子，企图恫吓我們的时候，情况如何呢？人民說，誓死保卫祖国。（**掌声**）更多的男人和妇女参加了民兵，更多的男人和妇女要求参加群众組織，全体人民都面帶微笑、異常鎮靜沉着地准备迎击敌人，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富有革命性的人民中永远找不到变节行为。

我們可以死，但是永远不会变节；我們可以死，但是要自由和尊严地去死。（**掌声，群众高呼：菲德尔！菲德尔！**）我們可以死，并不是因為我們不重視生命，不是因为我們不重視我国人民进行的創造性事业，看不到我們通过自己的劳动有权得到的光輝的未来，而是因为我們每个人的生命是同这种思想、这种前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沒有祖国，我們就不要生命，沒有自由，我們就不要生命，沒有尊严，我們就不要生命。（**掌声**）沒有正义，我們就不要生命，沒有給我們孩子的面包，我們就不要生命，沒有前途，我們就不要生命。因此，我們說，誓死保卫祖国。因此，我們为独立而斗争的战士們所唱的歌詞明确地說，“在鎖鏈下生活是屈辱地苟且

偷生，为祖国而死就是永生。”（**掌声**）

这就是可以解释我国人民所采取的态度，和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理由。我们毫不动摇地采取了这些措施，以便使帝国主义者知道，我国人民决不动摇。因此，我们采取了武装我们自己的措施，因为我们同苏联就在这里设置武器达成了协议，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履行着两项义务：一项是在帝国主义威胁面前加强和确保国防的对祖国的义务；另一项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义务，也就是说，是一项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掌声**）我们履行了这两项义务：一项是对祖国的义务，另一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全世界工人的义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二而一的东西。这就是曾经指导古巴革命领导机构行动的思想。

你们全都明白，危机是怎样开始、怎样发展和怎样结束的。我们想说，我国人民在帝国主义敌人和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永远保留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和拥有自己认为适当的武器的全部权利。（**掌声**）

为了和平，苏联政府同美国政府达成了某些协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放弃了这种权利，即拥有我们认为适当的武器和采取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政策方面认为适宜的各种步骤的权利。因此，我们不接受有人企图在这里进行的单方面的视察，（**喊声，掌声**）帝国主义者进行视察的唯一目的是要侮辱我们。视察过去没有能进行，（**喊声**）将来也不能进行。（**喊声**）如果他们想要视察，那末他们也应当让我们进行视察，（**喊声，掌声**）他们也应当被视察。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想要什么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我们同他们一样，或者比他们更加拥有主权。（**掌声**）

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帝国主义的陰險，認識到他們在一切行動和所作所為中的狡猾和詭計多端。因此，我們不相信帝国主义者，我們一貫相信的是我剛才所說的那些保證，是各國人民的支持，社会主义陣營的支持。這就是我們的永久的保證。（掌聲）

假如沒有社会主义陣營的支持，我們就會處於手無寸鐵的境地，這是很明顯的，因為當我們向一個西歐國家購買武器時，運貨的船隻被炸毀，我們的工人和戰士五十人遇害。

帝国主义者阻止別人賣軍火給我們，同時却武裝和訓練他們的僱傭軍，他們一貫阻止我們購買軍火，而社会主义國家却供給我們一切武器。（掌聲）社会主义陣營的支持是反對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力的武器，我們所相信的就是這種保證，就是我們準備戰鬥到最後一個人的決心和社会主义陣營的支持所給予我們的保證，而不相信帝国主义者的空話。（掌聲）

這就是我們提出十分正當、合理和實質上屬於我們的權利的五點要求的原因，這五點要求是任何人都不能反對的。

帝国主义者變本加厲地對我國施加經濟壓力，策動顛復活動，組織海盜進攻，宣布他們要侵犯我國領空，這是他們對我國的一種什么样的和平呢？這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一種什么類型的和平？難道這是因為帝国主义者相信我們會同意侵犯我國權利的行為嗎？每時每刻都可能由於他們的一次侵犯我國的行為而遭到破壞的這種和平，由於這種公開宣布的政策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一次意外事件的和平，是什么样的和平呢？因為顯然，如果允許帝国主义者做某一件壞事，他們隨後就會想做更多的壞事，他們已經在發生危機的那些日子裡用他們的飛機证明了這一點，那時曾經有一次休戰，這些飛機就開始在我們的基地上空和我們的炮兵頭上擦地飛行，於是下达了射擊這些飛機的命令，在這以後這些飛機就尽可能